

□牛国栋

鹊华烟雨润北园

城北园畦之地，谓之北园。

旧时济南，城北一片辽阔。府城及圩子城中的众多泉水，汇流为东、西泺河等水系，一路北行，将这片沃土滋润成烟波浩渺的湖泊，直抵鹊、华二山脚下，人称鹊山湖，湖中荷花连连，遂有莲子湖之别名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，周环二十里，湖中多莲花，红绿间明，乍凝濯锦。”

“齐烟九点”之中，鹊山、华不注山、药山、粟山、北马鞍山、标山、凤凰山等兀立的小山峰，像一座座堡垒和烽火台，日夜护佑着北园这片水乡泽国。每至风云变幻，波涛声震，云雾润蒸，“鹊华烟雨”便成为济南的一道亮丽风景，引来无数文人墨客。

唐天宝年间，李白、杜甫与高适结伴来到齐州（济南），与北海太守李邕相聚大明湖，诗酒历下亭，杜甫留下了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的诗行。李白也在李邕陪同下泛舟莲子湖，直抵鹊、华二山。李白诗兴大发，吟诵道：“初谓鹊山近，宁知湖水遥。”“湖阔数千里，湖光摇碧山。”

金天会年间，北齐刘豫修筑下泺堰，将发源于趵突泉之泺水导入济水故道，形成小清河。此后，莲子湖水位逐渐下降，水田退缩，大田则由北向南逐日增多，池塘棋布，水田如镜，风吹稻浪，莲花映日，蒲苇丛生，尽显滨湖湿地景象。

有“元人冠冕”之称的书画大家赵孟頫曾在济南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三年，不仅在东关东仓有官舍，还在小清河畔靠近泺口的砚溪村建有别墅，对这一带的田园景色颇为欣赏。

元贞元年（1295）十二月，赵孟頫回到自己的家乡吴兴，凭当年记忆，为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忘年交——祖籍济南的画家、词人周密作《鹊华秋色图》，以满足其怀乡情愫，也暗示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的逃避。从画中清冷的深秋之景象不难看出，元代初年，鹊华依旧，小清河之滨的浩瀚湖水却已不在，但见林木森森，流水潺潺，村舍俨然，孤舟横卧，渔翁独钓，优美、悠远而苍凉。

济南本土的元代散曲家张养浩与官居济南的赵孟頫殊途同归。元英宗至治元年（1321），张养浩以“父老归养”为由辞官回家乡济南，一呆就是八年。他在北园建云庄，开挖云锦池，建邃闲堂、处士庵，立“绰然”“九皋”“翠阴”“拙逸”“半仙”“乐全”等亭榭，园内罗列有挂月峰、待凤石等十座奇石，被其称为“十友”。他酷爱这座园子，曾写下《我爱云庄好》四首，其中写道：“我爱云庄好，溪流转玉虹。惊飙荷背白，残照鸟身红。远意微茫外，真欢放浪中。终身能若此，甘作灌园翁。”他在描绘北园秀美的景色时说：“大小清河诸锦波，华鹊山坡，牧童齐唱采莲歌。”

铁道边的童年野趣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家由济南南关广智院旧址迁至国棉一厂宿舍，最初所居四宿舍，距小清河林家桥段仅百米之遥，夜闻人静时，北窗外清晰地传来河水流淌的声音。那时河上尚有少量运沙石的拖挂驳船行驶。岸边杨柳下，依然有人用《鹊华秋色图》中所描绘的那种撒网捕鱼。

旧时北园一带人烟稀少，更无车水马龙之热闹景象，是孩子们撒野的广阔天地。早年的我们尚不知津浦铁路西侧的凤凰山和标山都属“齐烟九点”，只觉凤凰山不高，由一块块“地瓜石”组成，山上光秃秃的。高一些的标山上有一对石亭，平添了几分雅致。而在山水之间，几座工厂孤立其中。过了小清河上的五柳闸，河北岸称作新城，即旧时山东机器局，后来的山东化工厂及裕兴化工厂一带，有着高大的厂房和大烟囱，看起来很是壮观。

顺着津浦铁路北行到泺口，小伙伴们常常双脚踩在铁道的钢轨上前行，像走平衡木，看谁在上面走得远不掉下来。后来看



北园曾是十里荷香。张崇元 摄

北园纪事

北园，曾是济南城北一片烟波浩渺的湖泊荷田，后演变为阡陌纵横的田园水乡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人文与农耕记忆。从李白、杜甫的诗酒唱和，到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，再到张养浩的“我爱云庄好”，北园以其独特的风貌滋养了无数文人墨客。岁月流转，这片土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留下无尽追忆。



北园的“踩藕人”。张崇元 摄



晚清时期的标山

到诗人臧克家有篇回忆文章，写到当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就读的他与同窗好友，后来成为散文家的李广田、史学家邓广铭，在北园的铁道上也有类似的经历，可见童心之相似与相通。

黄河岸边及二道坝旁有很沉的沙池，是将黄河水自然澄清然后浇地用的水利设施，也算最早的引黄配套工程。每值盛夏，胆大的大孩子去黄河里劈波斩浪，小孩子则到沉沙池里学“狗刨”。

因这一带地势低洼，每至夏日汛期突降大雨时，水位猛涨，河面会与两岸地面持平，沿河养鱼池里的不少鲤鱼和草鱼会被冲到河中，当地人称“上鱼”，此时捕捞，自然收获颇丰。浩荡的河水，更成为孩子们的天然泳池，一些胆儿大的男孩子光着屁股，爬到津浦铁路凤凰山铁路桥上，往河里“扎猛子”，引起围观者阵阵喝彩。

曾经的“踩藕”记忆

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北园是济南的“米袋子”和“菜篮子”。北园种稻历史久远。当地农民根据水稻喜凉的特点，引泉水灌溉。我小时到刘家桥村的稻田边，最喜欢看农民用一把铁锹，巧妙挑堵灌溉沟渠，使稻田形成上进下出的活水，以降低水温。北园香稻生长期长，糖化好，洁白光亮，蒸熟的米饭看似涂了一层油，米香很是诱人。“换大米”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北园人的一项重要职业。

朱自清笔下《荷塘月色》中所描绘的景致，对北园人来说可谓司空见惯，毫不稀奇。夜晚清冷的月光洒在藕池上，微风伴着荷叶弄影，发出“嗦嗦”的响声，打破静静的夜空。尤其是夏夜，荷塘阵阵蛙鸣，与岸边一棵棵粗大柳树上的梢雀（知了）没完没了的叫声形成交响，填满了夜的孤寂与田园的空旷。

到了冬日，一方方池塘上结着厚薄不匀的冰，残荷的枯枝伸在冰上，倒映在冰面上，仿佛抽象的画。孩子们最愿意到冰上玩，踩在上面“咯吱咯吱”响，惊险、刺激。幸运的话，砸开冰层，用笊篱捞些小河虾回家，和上些面糊，用油一煎，很是解馋。

过年时，济南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炸藕合、酥藕、醋溜藕和藕丁咸菜，自然离不开北园的白莲藕。而采藕则是隆冬季节北园一景。

北园藕属深水栽培，莲花白，荷叶大，所产藕节长圆硕大，最长者有七八节，总长度近两米。北园藕中最好的品种，史称“大卧龙”，也称“大疙瘩”，或叫“大红刺”，质细脆嫩，按北园人的说法，赛过雪花梨。济南各大酱园最爱用“大卧龙”制作珍味水晶藕，成为酱菜中之佳品。旧时济南还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脆藕的，将夏末秋初的鲜嫩小藕瓜（济南人称“藕孩子”）当做水果售卖，客人选中后，用鲜荷叶包好，用拳头一砸，在碎藕上撒上白糖，吃起来甜脆清爽。而这些嫩藕，都源自大明湖和北园。

藕好吃，却难采。藕生长在深水下，采藕又都在深秋和严冬，荷塘冰冷，采藕人需

穿着皮制连衣裤（防水衣）下水。采藕辛苦不说，还是个技术活。采藕当然要用手，但要用脚踩泥来判断藕的走向，故北园人把“采藕”形象地叫做“踩藕”。

十多年前，我曾采访过清河村里的老人，听他讲述，踩藕需要丰富经验，观察荷叶特征，依靠观察荷花方向来判断水下泥中藕节的走向，以便在踩藕中获得完整藕节。水上部分要选择叶茎不长刺、荷叶小而发黄者，以判断藕所生长的方向，并依靠用脚踩踏荷叶下方淤泥，确认整根藕的走向，即他所说的荷叶“肚脐眼”（即荷叶叶柄基部凹陷处）指向的藕头方向。关键技巧在于控制踩踏力度，用力过猛会踩断藕节导致淤泥灌入，影响口感；用力过轻则可能遗漏藕枝。找到藕后，脚尖需将藕身周围的淤泥掏空，再用脚将藕枝挑出水面，并涂泥防止藕内进水。只有这样，藕才会有好卖相，能要上好价钱。

黄苗芹菜与“心里美”

北园的农作物除水田外，也有不少旱田，其中，栽种芹菜有600余年历史。北园芹菜原有水芹、陆芹之分，还有赤芹、白芹之别，后来黄苗芹菜成为北园芹菜的主力，被人们形容为“脆而无渣”。这里的芹菜与西郊用覆盖物保温种植的“盖韭”、唐王大白菜一道，并称济南蔬菜之“三美”。

北园所产的青圆脆萝卜也是一绝，生食脆甜，也是腌制蓑衣萝卜和虾油萝卜的主料。北园红心萝卜，同样是“嘎嘣脆”，在趵突泉、大明湖、千佛山等景区门口，小贩们售卖时称其为“心里美”，生食、凉拌都会俘获人心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向北一过宽阔空旷的北园路，即是一派郊野景象。放眼望去，尽是连片的水汪汪的稻田和藕池。一畦畦菜地里架满了西红柿、黄瓜、白绿色的卷心菜上，野蛾飞舞。那时没有像样的塑料大棚，但地膜覆盖已很普及，到了冬天，菜畦铺上塑料薄膜，上面再盖上草苫子，绿油油的蔬菜便可安全过冬。

北园由传统的农业向工商业转型，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。那时“北园公社”贾家庄、姜家庄的社员们开始平整农田，做起混凝土预制板制作加工。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内，清河村率先崛起，明湖大酒店、国际贸易大厦、国际俱乐部、精品大世界、电子大厦、龙都国际大酒店、东亚商城等楼宇拔地而起。北园大街的道路两侧，因这些新型建筑林立而成为济南时代风貌的象征。

伴随着城市的规划、经济的发展，鳞次栉比的高楼如雨后春笋，荷塘菜畦早已无踪无迹。只有张养浩故里云庄那块水面云锦池，还有一丝旧日北园的影子。

一时间，怀念起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中所写的情景：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”这浪漫的文字，令我梦回荷香柳影、蛙鸣蝉噪的北园旧时光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、文化旅游学者）